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回家当天，我拿镰刀割芝麻去了。芝麻熟了，我不割，娘就会悄悄地去割，这非常扰乱我的视线。所谓心安理得，眼不见为净，我每次回家，都有这样的感叹，也有这样的行动。

那地在西江的滩涂上，是爹娘多年前开荒的，有一亩多，今年种的主要是芝麻，也有一点山芋和黄豆。天气干旱，久不下雨，庄稼都干死了，但芝麻喜干燥，一棵棵都是壮实的样子，在秋风里特别好看。

割芝麻不比割油菜，每割几颗，就要在一块塑料布上敲一敲。有的芝麻提前炸壳，不收下就落地上浪费了。割的时间不长，我的腿开始发抖，那是锻炼少、运动幅度大的缘故。大弟是特意从安庆赶回来割芝麻的，他劝我回家休息，但一想到这是娘种给我们吃的，我还是咬牙干挺着。粒粒皆辛苦。下次应该带儿子太郎一道割。

芝麻秆被割下，要捆成一个个小捆，靠在一起站着，晒几个日头，等炸壳了敲打一遍，两三遍就算完事了。我在捆芝麻时，发现那些绳子简

有一次小舅舅到我家里来，一进门就掏出全身上下口袋里的东西，一边掏一边嚷：姐姐快来，我带了好东西来，中午就用它下酒。妈妈还没到跟前呢，我就好奇地围上去，哎，我当是什么好吃的，原来是薄荷。

舅舅走小路来我家，一路上，野地里也过，河边也走，哪里近走哪里，看到一片片碧绿的薄荷，忍不住边走边采，直到装满全身上下口袋。

妈妈哭笑不得，把他掏出来的薄荷洗干净，用盐给腌了起来。吃饭的时候，舅舅拍着我的头说，去，把我的薄荷端来。我一溜儿小跑到灶房，管妈妈要薄荷。妈妈一边用手揉薄荷，一边往堂屋走。舅舅看见妈妈大喊一声：“姐啊，你把我的薄荷给毁了。谁叫你用手揉了啊？放点盐就行了嘛！”

舅舅喜欢吃那样的薄荷，说是够味儿。那个中午，他老是冲着那盘被我妈用手揉过的薄荷叹气。

因为舅舅的夸张，我记了很久。老家里的薄荷到处都是，尤其是河坡上，四五月份的时候，你随便挎一个小篮子，或带一个蛇皮袋，采薄荷去吧。在我的老家布口，人们不怎么吃薄荷。常吃的野菜是荠菜，灰灰菜，苋菜，雪菜。薄荷就是个新鲜劲儿，有的人用

正月若是晴好，月底白菜就起薹了。农历二月头，菜薹稳稳占据桌上一席。

白菜几乎没有显贵过，一辈子贫下中农。即使是最漂亮的品种，也只能被称为小家碧玉。俗话说，萝卜白菜保平安，没有侵略性，长相安全，功效安全，不娇气、不矜持，时下要买一元以下的菜，好像只有白菜了。

过了冬的白菜，大的蓬开了，像用蓬松翅膀护着鸡仔的母鸡，小的也不精神了，像操劳过度的年轻母亲。几日暖风一吹，菜心位置就长出了一根秆子，菜叶对生，顶上一束花苞，有的已经半绽，露出一片黄，像翻出的衬衫领子，很阳光。

原来那么朴实的白菜，一直甘为食材，却怀着开花的心思啊！

薹一起，平淡上开出惊奇，翠裤绿衫鬓戴花，小风里摇摆着，它欢喜，人看着也欢喜。它就金贵起来了，就像干巴老汉养出个花样的女儿

收获感

直是五彩带，纱线，布条，塑料纸，能用的都用上了，有的因为短了，还特意接长了。低碳或节俭到如此地步，真让人感叹人生而不平等。

那五彩带一定是父亲提前编好，收起来的。父亲讲整洁，那是他七年兵营生活养成的习惯，那些废铁丝、破袋子、布条条呀，他都修旧利废，能用的尽量理好，放在特定地方，用的时候伸手就到。一想到父亲走了两年，这地是娘一个人种的，我的心里就特别脆弱。

割完芝麻秆，把塑料布上芝麻拢好，背回家，娘捡去上面的黄叶，找一簸箕就着风颠一颠，芝麻就干净了，一颗颗黑得发亮，黑得壮实，有二三斤重。我把芝麻放在阳光下摊晒，说，两三天又能吃到新芝麻了。没想到第二天晚上，娘就端来两瓶芝

麻烟子放在床头，说是刚炒的，按我的口味放了盐。

芝麻烟子是金洲的做法，就是将芝麻吹干净，放在锅里用大火跳一跳，炸锅时就盛起来，放上盐或糖，再用锥臼砸碎，那样子像锅底上的烟垢，我们称为芝麻烟子。此后几天晚上我读书写文字，偶尔吃两口，屋里便氲开了浓郁的芝麻香。

敲芝麻要简单一些，搬来芝麻捆，放塑料布上轻轻敲打，抖完了再换一捆。江边凉风习习，天地和谐，是秋天特有的纯净气质。我每次敲打的时候，内心安详，像无风的湖面。这是一种实在又喜悦的收获，不像我在城里劳动，是通过抽象的货币体现的。敲芝麻让我有成功感。当然，我也深深体会了沉甸甸的母爱。

但是我也清楚，这种简单、低端而重复的劳作，又一次证明了经济学上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做的人越多，收获越多，价格就越贱，也意味着做的人将更少。金洲的土地上，现在很难看到年轻人，其原因正是在这里。

上吗？及至五月份，我们下了班，到山上去，我才见识到了高原山上的薄荷。

一簇簇生长着，小小的叶子一对对往上蹿，我不敢把它也当作薄荷，但是采下来闻一闻我就相信了：就是那样的味道。哦，这山上的薄荷也重生，只是小之又小，半天也就采了那么一小塑料袋。

新鲜薄荷泡茶，清凉解渴。将刚从山上采来的薄荷洗干净，找透明的玻璃杯，放上几颗，开水一冲，叶芽舒展，像一朵朵绿色的小花在杯中舞蹈。余下就放在花筐里晾，昭苏天气干燥，没两天就干了，可以收起来以后喝茶了。

这里的薄荷好像比老家的薄荷老得快，也许是因为天气干旱的缘故，还没采几次，薄荷们就老了，渐渐地开了花。薄荷花也好看，紫色的一簇，好看好闻。以前没开花的时候不注意，等到开花时才发现原来马路边，墙角下，到处都是。它们在乱草丛中举着紫色的花束，在黄昏的晚风中，独自起舞。

我采过一束放在房间里，它自己风干了。后来我找到一个空酒盒子将干花放在其中，连同先前采下的薄荷一同寄给远在绍兴的女朋友，她收到后，将干花插在一个漂亮的花瓶里，又拍了照片给我看，我顿时觉得十分美好。

时，入了厨，做了菜，所有做了菜的薹，都不曾开到心满意足。

几十年后，我才理解祖母所说的“命”。谁不想在尘埃里开出花来？谁又不想开到绚烂至极？可真正可了心、遂了愿的怕不很多。世人大多菜薹命，有期盼，要守护，忍辱负重又心甘情愿，鲜甜后，味蕾有丁点儿清苦。

祖母三十几岁丧夫，7个儿女，大的未及成家，小的咿呀学语。她曾经是闺中娴静的少妇，花才开放，却不得不做了菜。还有我们的母亲，我们平凡的妻子，为了家，为了爱的人，她们又何曾真正地开放过？可遇点春风，就笑得灿烂，那么容易满足。把“命”当作“使命”，面对苦难和平淡，她们的表情，甚至是骄傲的，因为值得。

甜回味，让人期许；苦败火，清醒宁静。菜薹命是乐天安命，是隐忍，是利他，是民族共同的家风，有盼头，有回报，因而是好命。

薄荷

来泡酒，有的人用来泡茶，还有像我小舅那样用盐随便腌一下下酒的。极少的人家像包荠菜饺子一样把晾干了的薄荷当成馅包包子的。我吃过一次，不怎么喜欢。薄荷季节，我们去采薄荷是因为有人下乡收购薄荷，据说是提炼薄荷油。但是我们采了许多次，印象中一次也没有卖出去过。

采薄荷不是一件正经的单独要做的事情。放羊的时候，把羊拴在羊橛子上，就不用管它了，放心在附近采薄荷吧。等它以羊橛子为圆心，以拴绳为半径吃一个圆出来，已经采了半袋薄荷了。薄荷只要采嫩头，怎么，你还不认得薄荷吗？去别人那里拿一个闻一闻就全都知道了。那种味道你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清香，醒脾。

老家的薄荷叶子宽大，敦厚，茎秆儿略带紫色，在河边草丛里非常好认。采过的薄荷过几天又会长出新的菜头来，生命力十分旺盛。来到昭苏后，听当地同事说，五月份可以上山采薄荷晾干了泡茶喝，我很惊讶，薄荷也会长在山

菜薹命

来。初出来时，要卖到反季黄瓜价，这是白菜不敢想的呢。

年少时，菜薹是春的美味。野菜是有点小资的，那时肚里缺油水，并不觉得多好。菜薹是平实的，鲜甜脆嫩，些微清苦，菜籽油炒来，就很下饭了。我曾经问祖母，油菜、菜薹一般模样，为什么不让菜薹结籽榨油呢？她想想说道：“它没这个命哩！”又笑起来，刮着我的鼻子说：“那你吃啥？”

菜薹经不起春光，几日一过，秆子就硬了，不能吃了，喂猪或者让它结籽，做下半年的种子。不用的，就铲了晒干，一把火烧了。菜薹开出的花，确实也很美，也有蜂蝶来，但它的使命不是开花，而是在苞蕾未绽

◇寻常巷陌 西洲专栏



西洲，本名张芹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29期学员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湖南文学》《芳草》《雨花》《山花》《朔方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你好，旧时光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平地波澜》。

◇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，男，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，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，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，主要从事散文写作，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